

“数九”羊汤

□ 杨修元

冬至，是每一年冬季最冷时节开始，在我们老家又称“数九”，即“一九、二九……九九”的开始。我们老家那里有个风俗，在冬至这一天，每家每户无论家庭条件好不好，都要喝点羊汤或老母鸡汤，滋补身子，以求顺利度过一年的寒冬，叫做“过数九”。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每到“数九”，买的牛羊肉、鸡鸭鱼吃不完，有的嫌麻烦，干脆在“数九”这一天晚上，全家人一起去饭店吃涮羊肉、涮牛肉，吃火锅来过“数九”。现在只要给孩子们讲起以前过“数九”的简朴，要好好珍惜今天的美好生活时，孩子们都不以为然。然而，过去的生活实际就是那样的。

上世纪七十年代，生活条件很不好，能够吃饱饭就是奢

望了。我家姊妹多，生活更为艰难，指望“工分”摊口粮，根本不够吃的，好多时候，只能是多喝稀饭撑肚子。只有赶上逢年过节什么的，才能吃顿饱饭和吃上一点好的。有一年冬天，快到“数九”了，我和大姐、二姐就天天围着母亲嚷，过“数九”要喝羊肉汤，到时候好好解解馋。那个时候的羊肉汤，不像现在的羊肉汤，肉多、汤肥、味香，一大锅水放点羊肉，只是多放点盐、醋和香菜罢了。

到了“数九”这一天，母亲疼爱地望着我们，好像是咬了咬牙、狠了狠心地说道：“不那么会过了，咱家今年过“数九”喝羊肉汤！”母亲给我二姐一元钱（当时能买一斤羊肉）去盛羊肉汤。我和二姐就高兴地抬着锅去了华庄。我和二姐

走得满头大汗到了华庄“二愣子羊肉汤馆”，闻着羊汤香味就咽唾沫。我们赶紧地让二愣子叔给盛了羊肉汤，高高兴兴地抬着羊汤往家走，想着快点回到家烧羊汤喝。光顾着赶路了，走西村时绊倒了，盛羊汤的锅也倒了，还好，水倒掉了一多半，肉没倒掉。这时，我二姐急得哭了起来说：“怎么办呢？回华庄人家肯定不给盛羊汤了，也来不及了（我们家前皇甫到华庄有两公里远），回到家等着挨骂挨打了。”我看到不远处的菜园里有打水工具，就劝二姐道：“二姐别哭了，咱俩过去提点水倒进锅就行了。”二姐不信地说：“这能行？咱娘看出来，咱俩还不是照样挨骂挨打！”我劝慰二姐说：“二姐你不用愁、不用怕，到家我给咱娘说。”于是，我和二姐就用从

井里提了水倒进了钢精锅里。

回到家时，母亲看着闻着掺水的羊肉汤，皱起了眉头说道：“这个二愣子越来越不像样了，真是萝卜快了不洗泥了，这羊肉汤怎么这么清，哪有羊汤味呢？”我赶紧解释道：“娘，今天盛羊汤的人太多了，要等烧开煮好，再等这么大会，也回不来了，我和二姐怕您等躁了，就让人家称了羊肉和没烧开的水盛进了钢精锅里。娘听了后，“嗷！那好，咱多煮会，多放点盐、醋和香菜一样香。”

晚上，我们全家八口人喝着不怎么有味道羊肉汤，我和二姐会意地笑了，心里依然是美滋滋的，依然觉得这顿羊汤喝得很香！

找回心灵的记忆

□ 侯敬方

我在步履地寻觅着
居住260多年后的原始原貌
被外人遗忘的角落
重拾记忆中的烙印

我绕来转去
从繁华的城里
到山套的深处
翼云板房的原始再现
令我惊讶
朴素的老农
把生活装扮的原始风貌

这是氧吧的天然石板房
没有肥沃的土地
没有刻意造作的原汁原味
这穿越历史的再现
值得素描和留影

时光逝去数百年
春夏秋冬 流水无意
一群后生们在画板上速写
在白纸上粉饰 白布上油画
罕少的美丽
这里老人的青春在渐渐流逝
寄托养活世代的恩情
过惯了山顶简朴传统的生活

这里勾起着老
斑驳的回忆
绿色的山野
弯曲的石山路
寄托几代人的留恋
我听到果实的笑声
感觉是心灵的奢侈幸福
板房在向每个到访者
讲述艰辛的历史生活
今天以博大的胸怀
迎接八方来的客
让所有的客人
找回心灵的记忆

行走在冰雪的冬天

□ 石正祥

时光如白驹过隙，不觉中已进入农历的十一月，冬天的脚步在不经意间悄悄走来。让人惊撼的是空中飘起了鹅毛般的雪片，婆娑起舞的雪花，不一会儿就将整个大地变成了白色的世界，这是一场十年来不曾见到的大雪。望着面前由大雪构成的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赋予的诗情画意，令我陶醉其中而不能自拔。可倏忽往来的温差变化，硬生生把人们拉回到朔风阵阵、寒意浓浓的现实世界，不免令我黯然。

行走在冰雪的世界，我默默思索着奇异的天象，试探着去悟出其中的道理。但我忽然明白，归根结底这一切变幻莫测，只不过是水的呈现不同罢了。而驱使水的交相辉映便是气流，可气流的动力源泉则来自于太阳的热量。当秋阳杲杲，秋风萧瑟时，寒意慢慢袭来时，地表上的水蒸发得少，空气自然干爽，所以天高云淡。那冬日里日短夜修，不过是太阳远离了我们，赋予大地的热量少了，大地变得林寒洞肃，山寒水冷。可是空气的寒冷反倒引来暖气流的对冲，因而我们感受到朔风凛冽，寒风刺骨。自然界的四季轮回，只是利用地球环绕太阳的椭圆轨道运行，而改变了角度和远近，因而获取的太阳热量有了多寡，宇宙的鬼斧神工是不能用感叹来描述的。

老子说：上善若水。他用水诠释了天地万物的真谛，更阐述了为人之道。人好像水一样，水善于滋润万物而不与万物相争，停留在众人都不喜欢的地方，这便是水的大“道”。一个人，心胸善于保持沉静而深不可测，待人善于真诚、友爱和无私，说话善于恪守信用，这也接近于“道”。为政者善于精简处理，处事善于发挥所长，行动善于把握时机，能把国家治理好，这是治国之“道”。归结起来，只要是人都应该如水一般但求清澈。

有时我在想，人生活在这世上，是否也遵循着天地间这一法则？答案当然是肯定的。么么，有如云高高在上的，如雨匆匆来去的，有如雾昙花一现，更有静默的冰或水。可无论怎样，人不过是沧海一粟，不过是这滴水以何种形势呈现罢了。故而，一个人既不可狂妄，也不可妄自菲薄，这社会的组成可少不了那个群落。

我喜欢镌刻自己这滴水，在如诗如画如梦如幻的世界里，享受着每一刻心动。不管是在云里雾里，亦或在帘流中，也许只有卸下所有的伪装，自己才是最真实的，也许只有在这一刻，远离纷扰的尘嚣，心才是最宁静的水。是云要轻盈，是雾要素洁，是雨便无悔，是

冰则坚定。曾经过往也有太多的让我们崇敬，爱戴和羡慕的人。可无论是圣人、伟人、智者还是庸人；是霸王、公侯、巨贾还是庶民。只要他如水清澈，品格高尚，我们都会为其喝彩。人有惊鸿一瞥的绽放，也有默默无闻的沉寂；有重于泰山，也有轻于鸿毛。是什么熏陶了人优雅如雾，激起了生命灿烂，在血雨腥风中洗礼。这便是为人的“气”。正气在则升腾，邪气缠身则沉沦。

想那人生，往往是在青春最美的年华里绽放，却又飘落凋零在岁月无情的年轮上，化做一地春泥，伴着相思泪，随风飘飘洒洒，亦或纷纷扬扬……不一样的情怀，书写着不一样的往事；不一样的心境，描绘出不一样的天地。只是在人生的旅途中，需要不断

地停停走走，走过四季走过青春，走过自己的生命。无论是快乐的还是悲伤，都让人无从选择，无论这一滴水是云、是雾、还是雨，都别忘了自己的根本，就是水。让自己如春风般温暖，如夏花般灿烂，如秋雨般剔透，如冬雪般坚强……



榴花

王庆利

榴花还是死死地攥着他的手，说：“喜儿喜儿，你不要说傻话，要走我跟你一起走，中国这么大，我就不信没有咱们的一条活路。”

“你不能走。”台儿喜扶着榴花的胳膊说，“现在到处在打仗，你出去很危险，为了我不值得。”

我们都在一起三年多了，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榴花的眼泪下来了，她用袖子擦了一把，说：“我这就去收拾，你说去哪儿咱们就去哪儿。”

台儿喜的眼圈也红了，他说：“不行啊娘，你跟我不同，我跟着日本人侵略中国，做了坏事，不是个好人，死不足惜，唯一遗憾的是，我还没能好好报答你的恩情。”

“孩子，你不要这样说。”又擦了一把脸颊上的泪水，榴花紧紧地抓住台儿喜的手说，“你

是好孩子，你也不想做坏事，我相信你是好孩子，好人家的孩子。”

台儿喜使劲地点点头，猛地在榴花膝前跪下，给她磕了三个头，然后站起来说，“娘，就是我死了也会感到幸福的，因为有了你，可是，你真的不值得为我牺牲这么多。”说完，又转过身来，对着谢开来和向玉清深深地鞠了一个躬，然后调过身子就往外跑。

哎呀！台儿喜与刚进门的比尔正撞个满怀。

比尔想拉住台儿喜，但是没拉住。台儿喜不想让屋里人看到他的眼泪。

“日本人！”气喘吁吁的比尔冲着台儿喜的背影喊了一声，看台儿喜还是不理他，他转过身对谢开来说，“日本人正往这儿来。”看谢开来也不理他，比尔张开两手，又冲谢鹏大声地说，“很多，真的。”

谢鹏点点头，他担心台儿喜，正要往外走，突然站住了。门外，院子里，台儿喜正在背着身子一步步往后退，退着迈上了堂屋台阶，退着进了堂屋。他的

胸口上，顶着五六把闪着寒光的刺刀。

比尔的报告稍微晚了点。日本人已经包围了谢家大院，把正要出逃的台儿喜也给截了回来。

捧着军刀的秋野，用戴着白手套的右手，分开端着枪的日本兵，走到屋中间。他的身后，跟着胡继承和青木。秋野用秃鹫一样的眼神将屋里每个人都扫视了一遍，最后落在了谢开来的脸上，然后用低沉的声音开门见山：“他不是台儿喜，他叫木下，是日本军人；他临阵脱逃，对天皇大大的不忠，要接受军事法庭的审判。”说着，用手指了指台儿喜。但是，他的眼睛却没有离开谢开来。

“你们没权利带他走，也没有权利审判他。”谢鹏说。他知道，这时候父亲说什么都不合适，所以他必须站出来。他迎着秋野居高临下的目光，竟然笑了笑，说，“虽然他并不叫台儿喜，但是，他更不是木下，因为他是朝鲜人，他的名字叫朴东营。”

“你说他是朝鲜人，有什么证据？”秋野上前一步，呼出的

枣庄作家作品·连载

浊气喷到了谢鹏的脸上。“再说了，就算他是朝鲜人，现在的身份也是一名日本军人。”

“不对，他现在是一名普通百姓。”谢鹏说。

“而且，他是我的义子。”站在一边的比尔说，并将台儿喜一把拉到自己身边。

青木过去，做出要对比尔动粗的架势，被秋野制止。青木不满地瞅了瞅秋野，用日语说：“总部在密令中说得明白，如果不能带走他，就地正法。”

秋野用日语回应：“比尔是德国人，如果引起国际争端，会影响大日本的声誉和形象。”

他们以为这屋子里的人听不懂日本话，但忽略了谢鹏。他听得懂。

秋野转过脸来，平静地对比尔说，“你确定，他是你的义子？”看比尔十分认真地点头，秋野也跟着顿了顿下巴，说，“好吧，他是你的义子，你可务必要把他看好，千万不要出什么差错。”然后，他做了一个手

势，日本兵们自动让开了一条路。比尔瞅瞅秋野，瞅瞅青木，又瞅瞅谢开来和谢鹏，牵着台儿喜走出了堂屋。榴花想跟着出去，被向玉清拉住了袖子。青木也要跟出去，被秋野用眼光阻止了，并用日语对他说：“放心吧，跑了和尚跑不了庙。”青木用日语回答：“明白”。屋子里的人再看比尔和台儿喜，已经走进了夜色，好像一下子被一团黑色的雾给包裹了起来。

目送比尔和台儿喜的，除了屋子里的人，还有院外墙角大槐树上的牟亚东。

牟亚东不想再在一个孩子身上一个劲折腾了，他要尽快把小猪弄到手，好腾出精力来干大事。今儿晚上，他又拉来几个兄弟，合计好让他们在外接应，他自己准备爬树翻墙进入谢府。可还没从树上下来，就出现了异常。他发现日本人悄悄地包围了谢宅，还发现胡继承尾随那个德国疯子进了谢家大院，里应外合打开了大门。